

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鬼現身

詩曰：

夜色茫茫江畔月，含冤來散現魂魄。
能使奸兇心膽寒，彭生如意皆此物。
色莫羨兮財莫漁，每因財色喪其軀。
男兒不做昧心事，磊落與常人殊。

卻說馮二之妻，因陶官在江北做官，僱為乳母。以後任滿，帶回本郡，特著他管理別業，十分信任。不意馮二狠心難託，自那日假意告官，把常不欺嚇退之後，與妻商議道：「我想終年管守園房，怎能有個發跡之日。適值宅內託付玩器數件，維值百金。看看范小姐，又是姿容絕世，不如哄他，只說送返蘇州，連夜尋船載至維揚，或妓、或妾少也，賣他一二百兩，並把器行變易做本營生，爾我後半世足以溫飽過日。爾意如何？」馮嫗大喜道：「我亦正有此意，事不宜遲，遲則有變。」

二人計議已定，那馮二自會操舟，便向鄰家借下船只。馮嫗假作驚慌之狀，以給珠娘道：「怎耐常不欺，又去報知愍公子，只在早晚，要與小姐成親。老身憐念是個宦門閨女，特令拙夫尋一小船，今夜便送小姐回去，不知尊意若何？特來商議。」珠娘欣謝道：「若得賢夫婦如此用情，決當厚報。」馮嫗又道：「還有一件，吾由大路直到，惟恐愍公子以快船追襲，假自松江抄轉，方保無虞。只是在路，又要多行幾日。」珠娘道：「我又不諳程路，悉憑主裁。」當晚，馮二夫婦只把細軟收拾，等至夜闌人靜，扶了珠娘下船，蘭橈迅舉，兼程進發。

忽一日已到鎮江，泊舟水涯，馮二正炊午飯，忽聞隔船有人問道：「二叔別來無恙？」馮二抬頭一看，乃是族侄馮肇，向在青蓮庵，披荊為僧，即寂如也。自那夜與法雲、寂如等謀劫錢生，遂把戚氏擊死，畢竟寂如眼快，覩見真真兒，手持匕首，刺人如決飛鳥，他便回身走脫。雖幸漏網，不敢回庵，向與金山寺住持文友相熟，遂在寺中住歇。是日打從長洲抄化而回，剛與馮二相遇。便邀二過船，敘淡良久，從容問道：「吾叔此行，仍欲往揚州，或是暫時貿易？」馮二乃告以心事，寂如低頭想了一會，乃道：「吾叔載此尤物，易起人疑，況且到了維揚，未必有售主。設或有人聘娶，或賣在樂戶，必須面看。萬一小姐烈性不從，叫喊起來，未免敗露。據侄愚意，倒有一條妙策，不知吾叔允否？」馮二欣然問計，寂如道：「住持文友，與我至密，悉知其為人，酷好美色。不如今晚泊船山下，侄與文友說合，包兌二百兩紋銀，待至夜深，把小姐哄入寺內，那時深房邃院，再有誰知吾叔得銀？又便於營運，此計何如？」馮二大喜，遂點頭相約，各自開船過江。那揚子江乃是東南天塹，但見：深沉巨浸，森渺寒光，一望迷茫，四圍無際，煙收霧斂，隱隱的露出金、焦兩點，宛在中央。雨霽虹銷，泛泛的飛來鷗鷺成群，爭依孤渚。不盡客航，幾葉峭帆。風乍捲，亂划漁槳，一聲歎冷月初殘。恍見數層銀島，原來是雪浪搖空。忽聞萬馬奔馳，卻便是怒濤推至。正是：

鳥飛應畏墮，帆速卻如閑。

風帆迅速，不多時便抵金山。只見殿宇崑崙，遠憑江勢，真一大觀也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水天樓閣影空空，化國何年此寄蹤。
淮海西來三百里，大江中涌一孤峰。
濤聲夜恐巢枝鳥，雲氣朝隨出洞龍。
不盡登臨去帆疾，蒼茫遙聽隔煙鐘。

寂如先進寺內，忙向文友說知。又友笑道：「若得美人以供爾我衾枕之歡，此樂便是西方，何必更求蓮座。只是二百金，一時不能措辦，奈何？」寂如道：「我有一計，雖云太毒，然彼以不義而得，我以不義取之，亦不為過。」文友欣然問其說，寂如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，文友大喜。時已傍晚，忙開隔年陳酒，整治鮮魚大肉，款待馮二。原來馮二最與曲生相契，嘗了酒味香甜，先已忻快。酒過數巡，文友取出紋銀一封，允准十兩與馮二看道：「以後一百九十兩銀色悉照此封，須俟小姐進寺之後，一並兌奉。」馮二向來窮乏，驟然見了滿捧紋銀，轉覺精神飛舞。文友、寂如忙以巨杯勸進，將至黃昏，馮二已不省人事，頹然醉矣。寂如乃扶至江邊，馮二猶口中模糊道：「二百兩是足值的，快些兌銀，我欲開船趕路。」被寂如用力一推，頭重腳輕，翻身下水，可憐一念之貪，反以骸骨葬於江魚腹內。正所謂螳螂捕蟬，而不知又為黃雀之所攫也。

且說珠娘在路數日，心頗生疑，往往詰訊馮嫗，嫗惟委曲支吾。及渡江至寺，但聞江濤震蕩之聲，又以問嫗，嫗謬道：「此太湖也。」既而斜陽西下，天色漸暝，馮嫗道：「太湖乃盜賊之藪，幸有敝親在此，不妨借宿一宵。明日飯後，必至蘇矣。」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隨行上岸。進門數重，方抵一室，但見房櫳清雅，屏帳鮮華，卻無一個女婦出見，心益憂疑。俄而壁上彈指一聲，嫗即掀簾而出。於時寂如既推馮二於江，復賺嫗道：「二叔頃已醉臥在船，宜喚之速起，以便兌銀交付。」馮嫗方至江濱，不提防文友在側，雙手一推。寂如大呼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」而洪濤拍岸，已隨波逝矣。可憐馮嫗，亦死於非命。

珠娘在房，值小童以酒餚捧進，擺下杯箸三副。珠娘問道：「爾家何姓？」童笑道：「此乃金山寺也。娘子猶未知麼？」珠娘聽說，不覺魂魄俱喪，連聲叫苦道：「又墮奸計矣！」方欲掩門自盡，忽有年少婦人，自燈後趨出，將燈吹滅。此時，文友、寂如俱在馮二船中，把那器玩什物，細細收拾。於是點燭進房，遍體風騷，意謂小姐可以迫協成歡。及見室中黑暗，用火一照，並無傾城美麗，只見一個婦人，披髮滿背，面上鮮血淋漓，張口露牙，垂手而出，簾外刮起一陣陰風，頓把燭火吹息。二僧驚得毛骨俱寒，轉身奔赴於地。少頃起來，重向琉璃取火，指摩雙眼，振攝精神，揚聲秉燭而至，則見磷火煌煌，那婦人愁眉蹙額，坐於門首，耳畔但聞啾啾鬼哭號呼、索命之聲。二僧遍身慾火，渾如冷水一澆，惟口中咄咄狂喊至曉，不得作行雲之夢矣。正是：

只憑鬼婦銜冤哭，方保千金廉質全。

且說臨安程信之，自八月十五不見友梅，心中怏怏如失重寶，疑為趙鴛誘匿，具呈本府。趙鴛受了冤誣，也把人命狀詞，控告巡按，為此構訟期年。信之家事日漸消乏，其年又遭回祿，遂致資本蕩然，在杭不能存立，只得安頓妻房，自到揚州依附族叔。那族叔諱宏，號逸庵，自曾祖即為鹽商，真有百萬之富。宏以舉人選官，任至四川成都府同知，長子必成，幼習社業，其子必賢，其孫必

庠，年方二十一歲，才貌兼優。信之自到廣陵二載，逸菴以其才識敏達，深為器重。是年五月至杭，搬載家小回至鎮江，夜半遇盜，信之墜水，幸以浮木得生，其妻林氏及囊資什物，俱被劫去，信之袒跣號泣而歸。告在本府，出了捕文挨緝。當珠娘被誘入寺之夜，正值信之同了捕役，泊舟山畔，更衣入寺，禱於關帝，祈得六十八籤。籤曰：

南販珍珠北販鹽，年來幾倍貨財添。

勸君止此求田舍，心欲多時何日厭。

信之念罷籤詩，茫然不解，又把被劫情由，備細禱告，若與林氏果得相逢，只祈一籤上上。須臾求出一籤，乃是七十四。籤曰：

崔巍崔巍後崔巍，履險如夷去復來。

身似菩提心似鏡，長江一道放春回。

信之看到第二句，以至末句，滿懷欣喜，遂即下船。是夜睡至二更，夢一少婦，血痕滿頰，近前哭訴道：「妾身戚氏，住在金陵城外青蓮庵之後，禍遭兇僧寂如謀奸不遂，將妾擊死。今寂如遁跡本寺東房，與住持文友，又欲奸污夢珠小姐，被妾現魂救衛。明日小姐之父范父，自塞上南歸，泊舟維揚，君能救出小姐，與范太守相會，並把寂如送官正法，以洗妾冤，則君破鏡必合，相遇有期。」信之驚愕不能言，惟惟而已。戚氏臨去又囑道：「妾含冤不散，自隨寂如，迄今二載矣。因彼皈依釋氏，難以近身，今曉彼又謀溺叔孀，罪惡滔天。雖有佛力，不能庇護，故妾得以隨身索命。妾無范氏，則冤仇莫雪；范氏無我，則貞操不全；君若不遇妾與范氏，則夫婦不能完聚。牢記！牢記！」戚氏既叮嚀而退，程亦欠身而醒。但見白露拂江，半蓬明月。思憶夢中戚氏所言，句句分明，又詳符籤詩，與夢暗合。遂不復睡，坐以至曉，喚起捕役朱敬山以語之。敬山道：「夢雖難憑，然明顯若此，不可不信，況且住持文友，曾經會過，便不知果有寂如否？君可進寺相訪，我等尾後，以觀動靜。」信之果以為然，急起叩扉，謁見文友，又問起寂如，寂如亦便出來相會。只是二僧因為鬼祟攪亂了一夜，方欲就枕，而信之適到，故眼色矇矓，神思倦憊。信之見了如此光景，暗暗驚異，乃與敬山遍向曲房靜室，細細邏察，卻是悄無影響。逗留逾時，方欲告別，忽見廊下一婦，拍手而笑，復以手招信之，轉身走入靠西室內。信之、敬山等，急忙隨後而入。那婦人倏又不見，惟正南張畫一幅，恍若畫上笑聲啞啞。信之舉目直睇，但呼怪事。

畢竟敬山乖覺，細看二僧，面容頓改，言語違離，便雙手扭住道：「爾等禿驢做得好事！」忙令信之掀畫一看，內有小門。推門而進，又有精舍數間，窗外欄干六曲，行過長廊，果有女子隱隱號泣。信之奮步向前。珠娘在內，聽得人聲喧嚷，疑是二僧逼奸，忙以羅帶自縊。信之破扉而進，大呼道：「果是范小姐否？我等特來相救。」小姐背立含泣，而應聲道：「妾果范氏，君輩是誰？」信之道：「某等泊舟山畔，夜來得一奇夢，故知小姐被危。又知尊翁先生，今日必至維揚，乞小姐不須疑慮，作速登舟。」珠娘嘆道：「妾以閨中弱質，奈何命運不辰，出頭露面，受盡摧挫。荷蒙君子仗義相扶，在妾有何面目，再立於人世乎？況家君遠困遐陬，豈能即返，君請自為正務，此地乃妾畢命之所耳。」信之道：「小姐差矣，若果失身兇禿，死固宜然，今不為所犯，而必欲捐軀，則貞白之心反不能顯暴於世矣。某因失偶相尋，愁腸如沸，故一聞小姐之事，不覺怒髮衝冠，出自誠心相救，豈小姐視如僧輩，而固為拒卻乎？設或尊君未即相逢，某當多著女伴，送至尊居，幸勿疑某亦蓄他意也。」小姐乃收淚致謝。當信之苦勸時，朱敬山已把文友、寂如鎖在船中，招呼二十餘人，蜂擁上岸，把細軟什物，一切筭匣器皿，無不席捲下船。信之乃以自船中艙，與小姐獨坐。將欲解維，合寺僧侶悉知，擁出江邊，沸聲詰究。朱敬山既有捕批，小姐又現在可證，遂不敢攔阻而退。

是日風順，開船未幾，便至揚州。將船停泊，信之便到岸上，遍向座船逐一挨問，哪裏有個南京范太守的船，只得走回與朱敬山計議。敬山道：「若不解進府裏，被他先告一狀，反吃官司。只是到官，須要小姐面證。」珠娘在艙，聽得見官二字，不覺號啕大哭，走出船頭便欲赴水。左首船上有一老者驚問道：「那一位好似我家夢珠小姐。」珠娘回首一看，認是老僕金元，大叫道：「金元救我！」金元便即扶掖過去。原來范公的船，與客船相似，故信之尋問不出。

當下珠娘急問老爺哪裏？金元道：「老爺拜望太守未回。」言未畢，公已回至船首。見了珠娘，大驚道：「我兒為何在此？」珠娘見公，牽衣大哭，便把被劫情由，細訴一遍，公亦垂淚道：「只道我為父的受苦三年，誰知汝亦遭此厄難。只是汝既被劫，爾母亦必苦壞矣。」珠娘曰：「母親只為爹爹謫蹇，終日愁苦，今天幸賜還，想是朝紳出疏申辯。」范公搖首道：「那些權佞眈眈虎視，在朝大臣，俱以身家為重，誰敢撩鬚。我一到邊陲，自謂必死，全賴新主洪恩，方遂首立之願。即如今日得會我兒，亦莫非雨露之所賜也。」言訖，便令金元導至程船道謝。信之說起二僧兇惡，頃已解府，尚欲借重鼎言。范公道：「二兇叫甚名號？」信之道：「一喚文友，是本房住持；一喚寂如，向在青蓮庵中。因殺死戚氏，道命在山。夜來託夢以救令愛小姐，即戚氏之鬼魂也。」范公切齒怒恨道：「那寂如受戒憨山，我向來敬禮，誰料兇暴至此！今既解去，我即刻進府，面見太尊。」公怒氣沖沖，與信之作別，是時揚州府知府叫做李胤祥，因公是諫謫超遷，十分敬重。當日，范公再進賓館，備陳前事，李府尊大怒，立刻就把文友、寂如，重責四十，問成大辟。正所謂：

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

你道范公，為何便得擇歸？只因天啟駕崩，崇禎以藩王繼兄而立。上在藩邸，悉知魏忠賢專擅國柄，謀為不軌，故登極之後，便遣忠賢出守皇陵。忠賢危懼，到了山東飯店，自縊而亡。於時，凡為魏黨所害，貶降在外者，悉復原職。然公只宜即往金陵，為何留滯揚州？只因夫人、小姐在錢老夫人家下，故公先著范斐，同了許翔卿至京。修葺房屋，自來拜過府尊，然後取路至蘇。也是天意，該與小姐相會。當晚公自府中回船，珠娘接見道：「頃有信之之叔程公來拜，帖兒在此。」公方欲展閱，又值信之帶了兩個婢女來至船首，公慌忙迎入。信之道：頃會家叔，道及小姐舟內無人，故家叔特著兩個粗婢，權為服侍，並設蔬饌，以屈尊駕少敘。」范公道：「萍水相逢，謬承賢竹林如此厚誼，使老朽何以為謝？但不知令叔尊號？」信之道：「家叔賤號逸菴。」范公驚喜道：「原來是逸菴兄，乃吾好友也。乍到匆匆，未及看謁，豈知即為令叔！少間必當趨晤矣。」信之去後，公即答拜逸菴。相見畢，逸菴稱賀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范公笑道：「第三年出塞，骸骨偶歸，何喜之有？」逸菴道：「聖人當寧，魑魅潛形，而吾見之公憤得雪。今日軒車榮返，固一喜也。令愛受磨澗而不磷淄，堅白之行，尤人所難。況乎數千里之隔，與兄一朝奇遇，又一喜也。」范公道：「小女得全陋質，皆出於戚氏陰護之力，令侄匡救之功。」言未訖，一人肅衣出見，逸菴命之拜公道：「此乃次小兒必賢也。」公視之，形軀端厚、眉目秀雅，試以學問，頗有根源，逸菴道：「弟有一事相懇，輒欲面談，不知可否？」范公道：「願聞臺論。」逸菴道：「仰慕令愛芳姿，欲為小兒求聘，必俟仁兄鈞諾，然後敢通媒妁。」公乃告以明珠之故，逸菴大喜道：「若要別件珍寶，寒家未必預備，至於明珠之類，先人幸曾留下。」急忙進內，取出一顆，放在瑪瑙盤中，旋轉不定，光映一室。范公捧珠大悅，便以親事承允。逸菴道：「容伺揀選吉日，先以此珠獻媚。」范公欣然惟惟。

是夜，賓主酬酢盡歡，既而酒闌，談起舊事。公謂逸菴道：「猶憶昔年，弟自開封罷官，偶造貴郡，承兄偕名妓女友梅。於時極清風於芳潤，拾明月於幽林，呼酒快談，纏綿徹夜。友梅既度新聲，第亦放歌相和。曾幾何時，而追憶此歡，忽已四載矣。不知羅浮春色，今無恙否？」逸菴嘆道：「自兄別後，那趙姬便不知所往矣。」時夜漏將半，公執手謂信之道：「戚氏所云句句皆驗，獨於尊聞未有下落，然云救了小女，自然去鏡復合，竟者相會之期其在敵郡乎？僕於明早掛帆，君宜繼至可也。」言畢，起身告別。次日渡江，只著金元到蘇迎請夫人，自與小姐，先返白下，要知程必賢姻事若何，下回便見。

[返回 >>](#) [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